

西方概念史引言

[法]罗萨伊 (Jean-Paul Rosaye) / 文

周小珊 / 译

藉2003年11月7日《西方的意义》研讨会在阿尔图瓦大学召开之际,本引言首先想要建立一个西方概念的模式。其主要目的有两个:为研讨会辩论的开幕提供思考的基础,而且尤其要通过回顾对西方概念的伟大的经典表述,更好地凸显出它们的价值,为这一概念提供一个启发性的模式。

“西方”一词的含义总是很难理解,尤其是要去定义它是否覆盖了某个地理区域,某个政治特性,某个经济事实,或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计划的时候。此外,所有对这一个词的定义、词源学的研究和现象学的探索工作都碰上了许多障碍,而且,如果我们不侵犯被“欧洲”、“罗马文化”、“文明”、“文化”、“现代性”、“进步”或“科学”等词所占据的语义学和价值学的领地,就试图给“西方”指定一席之地,所有的工作则立即会走向另一尴尬局面。

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术语在使用上的混乱。无视传统也好,无意也好,过时的用法和错误比比皆是。无论是谁,如果想理解西方概念在某些特定的时代或在某些特殊的作家那里的具体含义,就必须辨别出这些词的所指,可能也要辨别出它们所效力的意识形态。此外,我们会发现,这类研究也许会在无意中让人相信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非决定论的、构成主义的论文,根据他的论文,西方不能总结为单独的一个概念、单独的一个系统或是唯一的宗教。¹

最近几十年来,对西方的理解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在始于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又因2001年9月世贸中心的恐怖活动而加剧的世界秩序动荡不安的背景之下。1989年以来出版的大量探讨西方概念的书籍都证实,这种混乱使得有必要让现行的辩论和问题的焦点明朗化。

首先,有必要很快地对致力于世界新秩序的评论作一个综合论述;这一点尤其可以通过介绍两个极端的观点和一个中间的观点来进行,这些观点谴责西方和审理“世界化”案件,这两个术语被认为紧密连在一起。

一方面,我们了解福山(Fukuyama)²的历史的结尾,他借用了黑格尔的关于历史以自由原则的凯旋而结束的论文,以便在资本主义的胜利中看到西方模式宣告的世界化的编年史。

相反,伊曼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³的最后一本书论述了美帝国的

衰退,提醒随着轮到新兴国家(尤其是印度,中国在更小程度上)经历不可抗拒的发展,西方在地球上倒退了。

最后,艾力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⁴的观点把经济世界化和政治世界化分离开来,占据了中间立场(但显然并非中立),解释说这种对立所导致的紧张极有可能变成21世纪西方的焦点。

然而,如果要使西方成为争论的焦点,我们就不能忽视萨穆埃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⁵的观点,他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看到1989后分裂成7、8个文明的一个多极世界。亨廷顿尤其主张,唯有借力于基督教的西方,才能建立起深刻的统一,他思考了其社会民主、多党制、议会制等世俗化的方面,也思考了建立起如商业扩张、工艺先进等霸权的标志产品。

不过,亨廷顿把美国和欧洲集中到西方,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或俄罗斯东正教文明相对立,我们最近也谈到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以来西方的分裂和两个“西方”(真正的美国的西方和欧洲的“后西方”⁶)的诞生。这是一个有趣的共同点,因为西方分裂的概念是伊曼纽尔·托德思想或罗伯特·卡冈(Robert Kagan)思想(《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和欧洲》,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的一个循环的主题。更糟糕的是,这也关系到身为法国人的我们,人们指责第一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想要一场“真正的文明的变革”;⁷我们由此想到,我们是否要继续做欧洲人?几年以后,欧洲又会在哪里?然而,为了缓和现今这些抱怨的影响,我们首先满足于看到,自新教改革以来,欧洲统一体的衰退或萎靡的主题重复而频繁。西方/世界化(即西方领土扩张、学说扩张),西方的基督教基础和西方的世俗化、分裂和衰退,事实上是西方思想的老一套。

思想史的创立者之一,亚瑟·欧·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认为思想史学家的使命,就是对西方思想运动感兴趣。然而,要追寻它的痕迹,要追溯到这一运动的精华,首先得思考通过“西方”应想到些什么。因此,我们应该借助一种经过模式化的方法,⁸这种方法是学院的学术理论思想的可靠的保障,它好在对党派之争

1. 卡尔·波普尔:《西方相信什么?》,《寻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三十年演讲与文论》,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6年。

2.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伦敦:企鹅丛书,1992年。法文译本:德尼-阿尔芒·卡纳尔,巴黎:Flammarion出版社,1992年。

3. 曼纽尔·托德:《帝国之后:关于美国体制的解体》,巴黎:Gallimard出版社,2002年。

4. 艾力克·霍布斯鲍姆:《新世纪:与安东尼奥·波利托的对话》,由阿兰·加麦隆译自意大利语,伦敦: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99年。法文译本:《21世纪的焦点/艾力克·霍布斯鲍姆;与安东尼奥·波利托的对话》,由莉迪亚·查伊德译自英文,布鲁塞尔:Complexe出版社,2000年。

5. 萨穆埃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纽约:Simon & Chuster出版社,1996年。法文译本:《文明的冲突》,萨穆埃尔·亨廷顿,由让-吕克·菲德尔、吉娜维也美·儒伯兰、巴特里斯·朱尔朗、让-雅克·贝杜索译自英文,巴黎:O. Jacob出版社,1997年。

6. 《世界进入一个新世纪》,载《世界报》,2003年4月24日。同时参见罗伯特·卡冈的《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和欧洲》,纽约:Knopf,2003年,在“美国外交”网站上能查阅到美国外交部发表的文章(<http://www.unc.edu/depts/diplomat/>)。

7. 《没有政治出路?不,政治回归》,载《世界报》,2003年6月2日。

8. 要从理论上辩护概念史的方法论,参见我的文章《概念史该采用什么样的身份和方法》,载《巴别尔:“文明:对象,关键,方法”》,G. Leydier出版社,图伦-瓦尔南大学人文学院,第9期,2004年1月,第95—121页。

